

一、鲁迅是否忽略、“疏离”韩国？

2005年，在韩国学术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，韩国著名学者李泳禧提出：好像鲁迅对韩国是忽略的，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思考和感想，认为鲁迅对韩国文学是“疏离”的，里面包含了一些困惑。后来还有研究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硕士论文。^[1]

随后又有人发表文章，沿着李泳禧的思路，作了自己的进一步解读。^[2]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个中国学者听了以后，后来回国做了一个研究，查阅了《鲁迅全集》和一些资料，几年后他多次发表文章，^[3]指出鲁迅对韩国并不是完全忽略的。他举出了《鲁迅全集》谈到韩国的几个例子，以及与几位韩国人的交往。对这个问题，后来好像没有引起进一步的讨论。

但另一方面，关于鲁迅与韩国，关于鲁迅与韩国人的交流以及各种比较，相关的文章还是经常能看到的。例如洪昔杓教授关于鲁迅与李陆史关系的研究论文。本文不拟对鲁迅与韩国文学的关系展开全面论述，仅就我所了解的鲁迅与韩国文学的一些联系，谈谈鲁迅是否“疏离韩国”的问题。

二、鲁迅著作中提到的韩国（朝鲜）

从2010年到2013年，中国学者张叹凤多次发表文章，梳理鲁迅谈到韩国（朝鲜）的言论。他提到的有这样几处：

一是1925年在《灯下漫笔》一文中说：“到中国看辫子，到日本看木屐，到高丽看笠子，倘若服饰一样，便索然无味了，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。这些都可惜。”^[4]高丽即韩国古称，韩国的斗笠，也是一景。虽然中国、日本、越南古代都戴斗笠，但韩国的笠子看来别有风貌，所以在文人笔下，到韩国看笠子成为时尚。

二是1919年在《一个青年的梦·译者序二》中说“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，每每有‘朝鲜本我藩属’这一类话，只要听这口气，也足够教人害怕了。”^[5]1910年日本政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《日韩合并条约》，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鲁迅的意思是说，中国有些人看待这件事的方式，其实也是一种霸权思维，还大言不惭，所以是“足够教人害怕”的。

第三条严格来说属于间接材料。鲁迅在《〈狭的笼〉译者附记》^[6]中提到“日英是同盟国”，根据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中说到的“日英同盟国”，是1902年“日、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及与沙皇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，缔结了反俄的军事同盟”。应该说，这个证据是多少有些牵强的。因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隐含韩国问题的文字还很多，但鲁迅并未正面提及，严格来说是不能作为证据的。

第四条是《〈苦闷的象征〉引言》中提到：“厨川博士名辰夫，号白村……曾经割去一足，然而尚能游历美国，赴朝鲜……”^[7]只是在讲厨川白村经历中顺便提及。

第五条是1927年写的《谈所谓〈大内档案〉》中说：“朝鲜的贺正表，我记得也见过一张”。^[8]张叹凤提到的这几个例子，为很多人所知道。除了第二条，其它只是顺便提到而已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但实际上，《鲁迅全集》里关于朝鲜、韩国（或高丽、高句丽、新罗、乐浪）的地方，远不止这些。在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中，“朝鲜”一词在正文中出现达17次，“韩国”则几乎没有提到。^[9]还提到“高丽”5次，